

人類

八編類纂

三十七

卷七十七

1717
77-37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四

經濟編

人類

正直

齊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間曰君至晏子披
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
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
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間曰君至
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

臣得微有叛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

漢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

弄臣二字
遂開方朔
俳優一路
可不慎歟

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汲黯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

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慘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值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哀帝爲

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氏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王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董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

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哀帝崩太后卽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何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

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
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
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可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
舉皆免

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光武帝始怒收宣旣而
赦之蔡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
聖德中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
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
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

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
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冤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
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驕逸賓
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
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
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陳
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
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

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以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歟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臯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

議論見大
可傳

勲得全幸
也

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
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
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
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亾百餘年間
數公之力也范曄陳蕃
竇武傳論
蓋勲爲京兆每軍國密事靈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
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
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

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
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
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
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
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
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
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
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
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勲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于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賜祔送之如禮葬于安陵

魏光祿大夫徐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進晉公司馬昭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武帝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卽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蔡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王敦舉兵入石頭愍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旣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中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

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殺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視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

嵇紹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旆等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

八
卷一百四
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罔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

顏含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

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尹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姚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

八
卷一百五
十一
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高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其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
卞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勤于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于此

北魏世祖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世祖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世祖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世祖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世祖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世祖謂左右曰筆公必不

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
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
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果如吾
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唐太宗時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
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
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自置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
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
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
郎鄭杲謂璟曰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
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
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
怒常欲中傷之后后知之故得免

楊國忠旣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
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懼臺

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

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曆酌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

牛曳之乃倒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卽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

八
卷一百四
十五
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
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貶旬容令

後周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
周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
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
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
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
王府四隣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
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宋太宗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卽平相宜
常進此言

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真宗時樞密副使包拯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
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
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

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

辭可推不可

王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

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盡忠謂蓋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臯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

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

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

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

又欲引林特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

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

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

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

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

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

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

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

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

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

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旣而謂

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艸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旣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仁宗嘗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旦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霧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

卷

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劉太后臨朝魯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張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爲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仁宗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摺據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時陳執中爲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

并出彥博
而處諫臣
道死千古
未有兩也

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
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
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
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
吳奎亦以介黨出之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
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王偁曰彥博雖
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
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
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
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呼忘已以用人虛心

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法
哲宗起范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
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
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謚忠文鎮清白坦夷恭
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
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
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
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
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廉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人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

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以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歿。召拜叅知政事。忽

辛被逮。敕廷臣襍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會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順帝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爲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公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呂覽貴公篇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

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巳。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巳。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巳。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巳。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冠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

八經類纂 卷五十四 三
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
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私利
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
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
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
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
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
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
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
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去私篇

劉垺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垺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垺曰公才不稱此
官垺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
失垺獨賞之

後周周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

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明察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可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辜。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漢蓋主上官桀、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以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昭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八編卷一百四
公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
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
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云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晉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
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
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
政邪導咨嗟稱善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井吏假
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
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諸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
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
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
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譖並進善惡倒
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詣
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
清濁能否臨事自明足下平心處之何取耳目哉

唐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鉤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

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挾伏何所不至親戚不敢誅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

悟尚早

宋姜公望論邏察

先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亾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亾矣後一年而亾弟子問曰昔者索氏亾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亾矣今期年而亾夫子何以知其將亾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亾其牲則餘所亾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亾也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闔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澹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賢卿大夫
歛歔感嘆

我知謂齊
通則歸矣
豈未聞乎

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

事情灼然
似不宜入
先見

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
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
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祿豈其獲祀
蔡侯宋公鄭伯朝于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
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

少雲

金剛本願寺
泰山太史新書

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
平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
之不調也臣竊爲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
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
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
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
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
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
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
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
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
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
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
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
也。呂覽長見篇

凡國之亾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
從於民。民從於賢。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
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

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威公見其故。對曰。
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
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
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
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亾也。故臣曰。晉先亾也。
居三年。晉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
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
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
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
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臣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驍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碑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

先識篇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

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惛惛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廼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怕一路不拾遺

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鯪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

者號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
人不服晉師伐之號人不守號君出奔至於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
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
之對曰爲君出公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公邪對
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
恐先說公號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
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
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公何也對
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公號君

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卽於山
中居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
餓死爲禽獸食此已公矣猶不悟所有亡此不醒者
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
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漢賈誼先醒篇

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
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薪不者將有
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
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
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曹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苻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家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齊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勇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

唯此理相圖滅主上媒近左右慄慄恐虐安肯委政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宋王安石旣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

亦服

當

言切而不計

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

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見幾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

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

故丘聞之，剗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漢陳咸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間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

篤

晉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

時一盃酒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閉門修己不交當世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于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願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顧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強交無味

唐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審微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官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官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官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對曰妾聞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

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嘆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僨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

兵革之色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知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歿於法室齊相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

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相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

公乃敝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莫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呂覽精諭篇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心匿難見。淵深難測。故

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鄙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豪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右

宰穀臣歿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腩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爲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事與國皆有

微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觀表篇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

文潔而慮長

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

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忌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

叙一事逸
致橫溢常
是長技

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成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于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察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

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熒熒弗滅。炎炎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故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衛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八經義纂 卷五十四
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鬬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成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

開鎖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亾而禮從之禮亾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亾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宀可入吾豈忍見宀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賈誼審微篇

善處事

唐憲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

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置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敬宗時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

人意惜此事機所幸劉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說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宋眞宗時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

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宸妃李氏杭州人實生仁宗太后旣取帝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歿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

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元武宗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其議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經濟編

人類

敬言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
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
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蒞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稽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飛矣

斷無斷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或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

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武帝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而讐之怨讐竝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已○熱○裏○精○識○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求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八經類集 卷五十五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歿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藥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

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晉周處字子隱。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耶。父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殺蛟后尋
二陸大奇

觀此論則
此人非估
過之人宋
諸君子何
不亮之甚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歾，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闔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則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

王安石
原過論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日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君臣有禮
見於此書
戰國以許
今相高也

曰趙民其壯者皆歿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鄣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鄣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不及其溫
厚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

欲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能脩功。退不能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

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賤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

亦得體

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三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卽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分過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坊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郄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與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故曰：郅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郅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郅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奸邪

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安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與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劉駱谷每日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

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裴遵慶旣罷去政事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曰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選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光
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
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
部侍郎闕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德宗嘗
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
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
至此邇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
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
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
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
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
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
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
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
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棹宮籍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徂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

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

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陳自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蹶蹐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卽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選爲秘書郎既入館卽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旬日遂秉政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歿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請誅侂冑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冑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冑再啓兵端將不可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啓

正得皇后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克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冑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嘗鑒山爲沼下瞰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
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拔
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
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舜乞置平原郡王府
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
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
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初欲反韓侂冑
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
論者紛起遂專任憊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

盡理宗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
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特
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
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
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
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
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
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
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間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

可勝計。兵喪於外，匿不以聞。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雖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遠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歿。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除奸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世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

愚者之所惑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歿也君不歿則勢不重情非憎君

也。利在君之歟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叅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叅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叅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

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嘗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韓非備內篇

靈帝乳母趙嬀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構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陳蕃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訴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璆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

八編類纂 卷五
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
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
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至代宗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
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
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
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
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
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
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
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
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必欲
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
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
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
悛則帝王大譴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
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
宗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纔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又不諂宰相輒

奏事者則托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德宗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選海內瘡痍奈何遽選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

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澧州。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

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罪少華郡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曰陳其不可用

以見在爲
羨餘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選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

信友
字相猶
權

儲嗣屬意于英宗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垆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

垆代天言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垆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

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臣聞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

爲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

心於陛下職事

范鎮論陳執中疏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勘破在此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蘇洵辯姦論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恐求散地

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
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以斥外言者論之不
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
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
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
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
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

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
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宜無所
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
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
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
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
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
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
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
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又典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

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旣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

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倩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蘇轍論呂惠卿疏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

臣子於君
父之閒欲
爲功者皆
大姦亦大
愚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欺。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哲宗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

姦此何理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哲宗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蔡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事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哲宗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夫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

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災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

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復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戍之民家取其首以獻。欽宗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賜死，竝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地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

守各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
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
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
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勅得官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
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
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
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
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
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何爲固位計帝亦知

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梃之京每聞
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
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
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
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
不正典刑爲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
過于制勅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
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
貫狀魁梧偉瞻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
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左右婦寺譽言日聞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侂冑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

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

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賈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

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楊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

客專忍謬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
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
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
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
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
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移荒昧以禦魑魅遂詔
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
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
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

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
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
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
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駒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
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
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
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
潞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
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

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

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楊州學士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簡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王著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

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鵬九思開門大呼曰

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斧漬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可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歿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于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諸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

以義與之可乎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順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

介果

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八續類纂
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小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瑄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

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賫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放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旣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

漢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害選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竝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顓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太硃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
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
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
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
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
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
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
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攘虎步，高下在
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爲雄，所謂倒
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
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
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
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
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脇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于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紹、謀、脅、后、又、為、進、此、事、豈、可、脅、乎、

四十五

大誤

何益

可笑

泄久矣

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置郎入守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伏兵詐詔
我不先必
為亦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脇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于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
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
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
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
竝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
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
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
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

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頽
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
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范曄竇武何進論

王允旣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
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
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劒客遇
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
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
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卜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貴。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一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

董卓况其黨與平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兄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卽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

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書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陽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忌之俱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
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
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
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
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
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剛
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
升不死不勝毒憤掎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

八編類纂

